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75236.07 / 7282

10

廣文選卷第十七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雜文上廣

王會

汲冢周書二首

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

成周之會壇上張赤帟張陰羽天子南面立纒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摺瑳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纒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摺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纒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摺笏為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瑤璜次之皆西面彌

宗之旁爲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相者太史魚大  
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菜幣  
焉纜有繁露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  
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  
子次之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方  
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北爲赤帝  
焉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鳧旌中  
臺之外其右泰土臺右彌土受贊者八人東面者四人  
陳幣當外臺天玄駝宗馬十二正玄繚璧綦十二參方  
玄繚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繚璧琰十二外臺之四隅  
每隅張赤帝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交閭周公

曰主東方所之青馬黑駝謂之毋兒其守營牆者衣青  
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塵穢人前兒前兒若  
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在子幣身人首脂其腹  
炙之藿則鳴曰在子揚州禺禺魚名解隄冠發人鹿人  
鹿人者若鹿迅走俞人雖馬青丘狐九尾周頭輝羗輝  
羗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皆有  
兩角東越海禽騏人蟬蛇噴食之美於越納姑妹珍且  
甌文蜃共人玄其海陽人蟹自深桂會稽以鞮皆面西  
嚮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史  
林以首耳首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比唐  
以閭閭似隄冠渠叟以駒犬駒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

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卜盧以純牛純牛者牛之  
小者也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璣前後有首規規以麟  
麟者仁獸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歸有  
德氏羌以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煬以皇鳥蜀人以文  
翰文翰者若臯雞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砂夷用闐采  
康人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  
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  
嚙都郭往往往往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者  
頭若雉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嚙  
羊嚙羊者羊而四角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  
不令支玄猱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羆山戎戎菽其西般

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駒駝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而  
赤鬣編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數楚每牛每牛者牛  
之小者也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皆北嚮權扶  
玉目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為車終行  
不敗禽人管路人大竹長沙鼈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  
揚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  
之政南人致衆者皆北嚮

周祝

民非后罔又后非民罔與為邦慎政在微作

周祝

曰維哉其時告汝口口道恐為身災謹哉民乎朕則生

汝朕則刑汝朕則經汝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  
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  
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  
趣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時之行也勤  
以徙不知道者福爲禍時之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  
福亡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地出物而聖  
人是時雞鳴而人爲時觀彼萬且何爲求故天有時人  
以爲正地出利而民是爭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  
乃敬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  
靜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獾有蚤而不敢以搔勢居小  
者不能爲大特欲正中不貪其害凡勢道者不可以不

大故木之伐也而本爲斧賊難而起者自近者二人同  
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故虎之猛也而陷於  
獲人之智也而陷於詐葉之美也解柯柯之美也離其  
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儼矢將至不可以無盾故澤有獸  
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爲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  
威將至不可以爲勇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  
之以故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謀故時之  
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時之行也順至無逆爲  
天下者用大略火之燁也固定上爲天下者用牧水之  
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桴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  
也惡別之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皆若

之何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  
為國者使之有行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  
亡故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  
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  
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故萬物之所生也  
性於從萬物之所及也性於同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  
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為可得  
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為可服人智之邃也奚為可測  
跂動噦息而奚為可牧玉石之堅也奚可刻陰陽之號  
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故忌  
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欲伐而不得生斧

柯欲鳥而不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為維彼幽心是  
生色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故天為高地  
為下察汝躬奚為喜怒天為古地久察彼萬物名於始  
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為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  
行而無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用彼  
大道知其極加諸事則萬物服用其則必有羣加諸物  
則為之君舉其脩則有理加諸物則為天子

春秋傳 六首

周左丘明

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  
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

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賴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爲賴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毋遺繄我獨無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賦大隧之外其樂

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  
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  
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  
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廬咎如獲其  
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  
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  
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  
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

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大  
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  
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薑婁在其上以  
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  
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  
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  
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  
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  
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  
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宣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



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  
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  
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  
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  
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  
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  
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  
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  
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  
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  
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

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  
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  
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  
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  
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  
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 晉楚戰城濮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  
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  
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

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圖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燕僖負羈氏魏犢傷於留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宵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

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楚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問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

六卒實從之子玉使死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死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死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

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

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  
見晉車七百乘鞮鞢鞞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  
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  
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  
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  
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旂而  
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  
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  
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  
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晉楚戰邲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  
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  
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符諸江南以實海  
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  
好徼福於厲宣相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士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  
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廕入盟子  
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

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  
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宣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  
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栢子欲還曰  
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  
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  
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  
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爲教爲宰擇  
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

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出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惡  
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音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六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鏖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  
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撝烈所可也堯子曰不可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知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  
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  
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

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不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  
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不臧且律  
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訖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  
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明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  
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曰明栢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  
大矣子爲元帥帥不用人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  
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而志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  
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  
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  
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  
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

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  
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  
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  
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  
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  
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  
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  
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  
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  
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自

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籃縷以啓山林箴  
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  
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  
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  
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  
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  
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  
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  
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  
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  
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

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  
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  
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且敢辱候人敢拜君命  
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  
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仲敵羣臣無所逃命楚  
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  
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  
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  
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  
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  
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

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琬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

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



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栢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尹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憇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趙旃以其良馬一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尹女於是授趙旃綬以兔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

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  
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末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鏞  
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  
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  
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  
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  
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友  
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  
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  
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  
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齊晉戰靡笄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  
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  
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  
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  
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旣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  
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  
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

吾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鞞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  
孫栢子栢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  
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噐與名  
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噐噐以藏  
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  
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栢子還  
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  
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  
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  
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  
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

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  
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  
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  
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  
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  
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  
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  
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  
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曹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鞞  
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  
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

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股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環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射之使立於後韓厥既定其右逢丑父與公

易位將及華泉駮絀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葭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于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闕入齊

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久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窞

一首楚戰鄆陵

成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鄆鄆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午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徹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

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夫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卻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

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

亟戰也有故秦狄齊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

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

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

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

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

晦在陳而臨合而加蹶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

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丁登冀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

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

皆聚於中軍。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處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

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誅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

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  
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  
曰不可以毋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  
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戮  
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  
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毋謂養由基曰雖  
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毋搏人以  
投中車折軼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穀欒鍼見子重之旌  
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旌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

於楚也子重

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

臣對曰好以

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

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  
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  
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  
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巳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  
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  
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  
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  
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



戎馬之前曰君勿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  
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  
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  
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  
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  
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  
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向戌合晉楚成

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  
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  
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

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  
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  
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  
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  
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  
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  
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  
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  
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  
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  
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馬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

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

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  
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邦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  
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  
子務德無爭光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  
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  
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  
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  
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  
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  
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  
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  
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  
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  
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  
有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  
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  
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適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

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  
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箚南籥者曰  
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  
韶箚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天無不疇也如地之無  
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

國語六首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左丘明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  
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  
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  
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  
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  
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馭縱其耳目心腹以  
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  
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禮物以賞私德其叔  
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  
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

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  
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  
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  
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  
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  
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襄王止晉殺衛侯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  
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  
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  
咎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

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  
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  
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  
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  
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飭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  
小重也其姦罔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

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

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二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櫛杙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葶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

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  
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  
原專辜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  
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  
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  
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  
且致閭田與繇反賴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  
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敬王告晉請城成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  
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

皇啓處於今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  
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  
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  
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  
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  
諸侯用寧螯賊遠并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  
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  
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  
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  
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  
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廣文選卷第五十七

廣文選卷第五十七  
齊管仲夷吾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  
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無虛邪行必正直游居  
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  
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  
生乃作沃盥徹盥洗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  
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

廣文選卷第

雜文二

弟子職

齊管仲夷吾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  
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無虛邪行必正直游居  
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  
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  
生乃作沃盥徹盥洗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  
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



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  
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  
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  
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  
醬醋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蔬  
中別馘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醬告具而  
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  
唯謙之視同兼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及席飯必捧擊羹  
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咍覆手振衽  
掃席已食者作摠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  
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凡拚之道實水干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  
手執箕膺搦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  
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  
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先生  
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  
稽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摠之法橫于坐所  
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捧  
椀以為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  
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託則請有  
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  
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撰吏

周鬻熊 二首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  
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  
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  
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  
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撰  
吏焉必使民興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若之明上

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  
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  
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  
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  
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  
封侯之上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

湯政

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爲政焉無不能生而無  
殺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爲善獸化而  
爲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天然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  
別有別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後有道有道

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爲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爲數治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

政道

周亢倉楚四首

人无灋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大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无灋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踈遠近賢不肖者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則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臯

也吏之有臯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人人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篚帛與紉璐曰余末小子否惠忝位水旱不時藉爲人君何以穰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惠人事類盈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脩惠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長具展其欲百吏庶長具

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  
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提攜  
保抱逋逃隱蔽漂流拮据也采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  
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羣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  
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多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歛不中  
窮者日窮刑罰且貳賢者日賢科禁大行國則以傾  
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宜與百姓爭利則狡詐之心生  
所以天下姦而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  
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  
易動而難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  
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

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廼  
能无伏士矣人有惡疾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為惡疾  
於縣則撻之不改是為惡疾於國則誅之廼能無復逆  
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悞諂慢之  
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為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來  
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  
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  
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王  
天下者若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繼益至而正雅素實  
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挾游飭益來而蹇諤諍直益  
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脩

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倒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試於士虐人情失宜主所淡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怨死無所於怨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代群情齟齬正諸產咸宜忠敬交淡上下條固不可搖湯有類一家苟違領一作凌逆安得動哉平王改正既完天邑務求賢良等聞一善懼豫連日左右侍僕累言十八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王曰

余一人于真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廼者反媚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孱昧无能斷明徒唯其齟齬依違浸長自賢敗意莫此為多不時匡遏就茲固黨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於市貶庶司尹長五人曰無令人臣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為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代輿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踈闊夫輿服純素則人不勝羨憲令寬簡則俗无忌諱禁網踈闊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慾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无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賢惠知耻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齟齬賢惠知耻之

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齷齪邪之  
人不勝於正順齷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輿服  
文巧憲令禳祈禁網頗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  
令禳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適若流相炎  
慕則人不忠潔而耻樸賢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  
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適則讒禍繁興而衆不懼死矣  
夫耻樸賢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塞衆不懼死之謂  
冒真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塞器能之士  
不官於冒浮塞冒三者亂國之梯也荆君熊圍問水旱  
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齷理雖有  
水旱無能爲家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

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  
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  
璧十朋爲亢倉子壽拜爲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  
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至理之代山無僞隱市  
無邪利朝無佞祿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  
政煩苛則人姦僞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  
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曰何  
爲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歛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歛  
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勾粵之幹鏃以精金鷲隼爲之  
羽以之楛箬則其與槁樸也無擇及夫蕩寇爭家音覲  
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非景

之劍威奪白日氣成紫蜺以之割獲剔其與剗刃也無  
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剔千里之  
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賢善因時而已耳  
昔者明王聖帝天下蘇平萬物茂暢群性得極善因肯  
而勿擾者也字近古臣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  
輕薄趨利者多敵方退靜者鱗姦者出言等於忠言遂  
使天下之人交相疑竅悲夫作灑賢於易避而難犯救  
弊賢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剔官人不敢務私利官  
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青災肆赦赦不欲數  
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否塞矣人有大為  
賊家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良闊遠牽率異推肯

序卒蒙赦宥遇賊家者訖音棘音勿快自毒而已由是平  
人遽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  
人之所以惡為棘道不善者為其有罰也所以勉為有  
道行義者為其有賞也今棘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  
義者被音妬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代有賢  
主秀士肯察此論

君道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擾  
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  
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家生  
剔失所以為立之本矣草鬱剔為腐樹鬱剔為蠹人鬱

剔為病國鬱剔百慝竝起各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惠  
不下官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賈忠臣正士為其敢  
直言而決鬱塞也尅已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古廩  
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  
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為人主之  
勤无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位  
无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  
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  
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  
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  
其有尊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

為木人安剔暗國安故息音剔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  
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  
有鍤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正以為隼  
明者視之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  
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耻音而恥之正為君子  
明者耻而恥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  
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  
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賢  
音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  
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剔天下之人運貨逐利  
而市譽矣寶目見之功剔天下之人恢形異執音而爭



進矣費可道之功剗天下之人習古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剗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虐人主清心省吏音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剗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等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虐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藪效音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惠則不言而自化

吏藪效以買譽則刑之而不塞音代主豈不知哉

賢道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愛身而不死土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息其於衆也音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踈之剗音退去而不怨窮厄剗以命自寬榮達剗以道自止人有眎其儀賢也聒其聲賢也微神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剗諷譽出剗音默職司勤辨居室儉音間防其未見用也藏身於終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善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踈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

人不自稱賢效在官在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  
中士竭其耐音小人輸其力齊有陪子者材可以振國  
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為養  
施信義而遊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為藥音肯夸毗者所  
蚩給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音至蹟人忘情  
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吾乃不知  
為工能受不信為信信而不見信為信為勤慕義為義  
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譽音肯而教理之  
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衽仰而譔超然歌曰時之陽方  
信義出音暗時之默方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  
私方羌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

真不行也真且不行謂之道器道器之肯上士乃隱隱  
之為義有可為也莫可為者也有可用也莫可用者也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不至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  
材慎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賢澤不隔  
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  
眎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音萬物醇  
化底音鬼神不能霧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  
大臣音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  
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  
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  
仄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

事文遂譽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  
求上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齟音和之才至故曰不慎在  
求不在無管者黃帝得常僂封鴻臚容丘商王得伊尹  
中興得甫申音齊相得甯籍音威皆由數君體道音適  
仁布昭聖武思輯允明寬厚昌正而衆賢求用非爲簡  
核而得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  
不求而自至者虜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  
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  
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  
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  
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

倉子曰甯虜哉其問也功成事畢不殉封譽恭退樸儉  
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充揚志滿之謂材賢可以  
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齟寧無爲人不知其力  
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  
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誼  
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誼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察  
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盍不一眎察其貌端雅而實小  
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  
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  
者也

農道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亦音產約，亦產約則輕流。徙則國家皆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更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非，非則為地也。賢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議，少私議則公法立，力博，溪農則亦產復，亦產復則重流，散音重流散則死，其死无二慮，是天下為一心矣。天下為一心，軒轅音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藉，田大夫士第有功級。

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絲音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音為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音愛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與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方農，黃帝曰：四者之不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龔，勉之曰：土功是謂大殉。凡稼蚤者，先嘗暮者，不及嘗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已後，五旬為七日，而昌生於是，孳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穫，死天發。嘗地產財，不與人吞。音

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昔迨時而作過昔而止老  
弱之力可孝音使盡起不知昔者來至而逆之既往而慕  
之當其昔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人耨必以旱孝地肥  
而七緩稼欲產於麤土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孝數亦  
無孝踈於其施土無孝不足亦無孝有餘剛欲深以端  
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  
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亦一作其中踈為冷風  
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踈是地之竊也  
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事之傷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  
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三以為族稼乃歿穀凡苗  
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糝是

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  
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  
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  
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  
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宜觀之以合彼之  
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  
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  
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  
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  
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父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  
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

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三極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

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天瑞

周列禦寇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元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務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有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

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心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  
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  
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  
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  
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  
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易無形時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  
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

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  
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  
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  
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  
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  
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  
生者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聲者有色色者有色色  
者有味味者有生之所生者死矣而色者彰矣而  
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者未嘗有聲  
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



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  
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  
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  
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  
也而無不能也

雜篇天下

周莊周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  
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  
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  
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

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  
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相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  
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  
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諸書禮樂者鄒魯之  
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  
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  
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

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詛楚文

秦惠王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馨布忠告于不顯大神巫咸呂底楚王熊相之多臯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寔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呂婚姻衿呂齊盟曰

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仰不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佚甚亂宣麥競縱變輸盟刺內之則虺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文寘諸冥室積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光列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呂臨加我欲剋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卹祠圭玉義牲速取倍邊城新郢及鄔長親倍不設曰可今又恚興其衆張矜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三偪倍邊競將欲復其貺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散賦鞞鞬棧輿禮使介老将之呂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

克劑楚師日復略我邊城設數楚王熊相之僭盟犯詛  
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儒效

荀况二首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  
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  
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  
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  
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  
文武周公歸周及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  
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爲  
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

凡說之難非我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  
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  
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  
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  
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  
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  
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  
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  
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  
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  
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

事世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疆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增則以爲嘗已也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飭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

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臯陶之狀色如削爪閔天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植緒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禿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際也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傑後世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不一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弃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

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俄則東乎有司戮  
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  
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然則從者將孰可  
也人有三不祥一而不肯事貴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  
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二必窮為上則不能  
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背  
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  
而仁不能推知不能明是人之二必窮也人有此三數  
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必詩曰雨雪漉漉見覯  
聿消莫肯下遺式君婁驕此之謂也

說難

韓非

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恐天下之離  
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王之義也  
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  
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  
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  
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  
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非相

相古之人無有也道字者不道也古  
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  
稱之古之人無有也也學者不道也

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  
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  
無害為小人也五子之謂言小人  
善惡形相非言四也古之人無害  
堯長帝舜短文三工長周公短仲  
公有臣曰公孫二口身長七尺面  
耳具而名動天一下楚之孫叔敖  
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  
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  
公子高入據楚訖白公定楚國  
於後世故事不而長不揆大

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  
不為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  
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  
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  
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  
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  
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  
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  
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毋  
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  
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

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  
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後身以進如此其  
汙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  
之所耻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深計而不疑引爭  
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  
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  
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  
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  
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  
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  
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

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  
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  
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  
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彌子母病人閒往  
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  
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棗而甘不盡  
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  
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  
以餘棗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  
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  
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

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登鄒嶧山刻石文

秦始皇六首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阨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登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生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力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育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登琅邪臺刻石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立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



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  
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或作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  
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叩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  
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愛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  
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但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  
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具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  
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允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  
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行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  
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  
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  
涉流沙南盡比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

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其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  
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  
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備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  
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俸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  
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  
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  
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  
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  
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加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  
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  
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丁金石以為表經

登之罘山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  
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  
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  
囿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哀遂發討師奮揚武  
德義誅信行威輝芴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  
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未爲儀則大矣哉宇縣  
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詣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刻碣石門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  
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  
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  
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脩其業事各有序  
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  
著儀矩

登會稽山刻石文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攸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  
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  
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  
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  
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  
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殊之殄

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  
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  
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飭省宣義有子而嫁  
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假殺  
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  
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  
令黔首條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  
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遇合

秦呂不韋四首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歟乎木  
比目之魚歟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

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社七十人七  
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且此遊  
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且特絕也諸侯之所且大  
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  
勝則幸反為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  
君子不處幸不為苟必審諸已然後任然後動凡能  
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  
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  
寡所善一作喜惡得不苟容有且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  
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  
此者也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

器之物可外藏之。呂備不生其父母，呂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妯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呂謂為已謀者，呂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口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

讎糜雄

一作推

額色如浹頰

一作沫

垂眼

一作髮

臨鼻長

肘而盤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

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楚王恠一作

知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

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

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

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

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

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

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

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歿殃。季

得至七十九猶尚幸賢聖之後反而尊民是以賊作  
殘其身豈能獨哉

### 察微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  
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可  
不知如可見如不可不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  
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  
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  
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  
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  
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

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極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  
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極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  
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  
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  
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  
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  
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  
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  
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  
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  
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  
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  
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  
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  
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  
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  
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  
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鬪  
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  
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  
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

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  
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  
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  
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  
奔齊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懼以魯國不勝  
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  
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  
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  
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  
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觀表

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郈成子吳起近一作之矣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

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曷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審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二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諳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

下若舍徒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  
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亾而西河可以  
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  
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  
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  
馬者寒風是或作氏相口齒麻翰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  
相髭許鄙相腕投伐褐相背脅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  
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  
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  
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  
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

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辨土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鞞爲其  
唯厚而及鎗者莖之堅者耕之澤其鞞而後之上田則  
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犬四序叅發大  
剛小畝爲青魚吐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旣種而無行耕  
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無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  
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管而無  
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蓄實  
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高培則拔  
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



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焉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  
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  
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  
傷也故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  
咸生稼欲生於虛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  
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耨也必務其  
培其耨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  
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  
以地莖生有行故速長弱不相害故速大衡行必得縱  
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夫心中央帥為冷風苗其弱也  
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乃

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  
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  
樹瘠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疎則多粃瘠而專居則  
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  
收其粃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  
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廣文選卷第五十九

雜文三

精神訓

劉安三首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窕冥冥芒艾漠閔頽濛  
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  
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  
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精氣爲人是故精神者  
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  
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  
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  
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

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  
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  
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  
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  
而抱陽冲氣以為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  
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  
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臟乃形是故肺主目  
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脾主舌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  
張歛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  
四時五形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臟九竅  
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

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  
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  
有跋鳥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  
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  
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  
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  
人之華也而五臟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臟專  
而不外越則胸腹克而嗜慾省矣胸腹克而嗜慾省則  
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臟能屬於  
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不僻則  
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

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也以聽無不聞也以爲  
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  
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  
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  
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  
色之樂則五臟搖動而不定矣五臟搖動而不定則血  
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  
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  
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  
恬愉而省嗜慾五臟定寧克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  
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世之後猶未足

爲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  
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  
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  
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  
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  
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  
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  
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  
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  
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

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坏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徃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其殺我也不彊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士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

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澇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澇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澇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等之不敢越也夫有夏氏之璜者匱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

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徜徉于塵垢之外而逍遙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扞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有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內通

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逮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効以道爲綱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虧倘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嫱西施猶顛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

魂不騰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於太宵之宅而覺  
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之隅而游教于無形埒之  
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  
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  
不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  
假于道也是故真人之所以游若吹呶呼吸吐故內新  
熊經鳥伸鳧浴鰻躡鷓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  
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克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  
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  
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  
假知其所爲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

變萬紵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  
也猶克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  
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  
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憚矣同變化  
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入之所  
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  
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桶不斲素題不斲珍怪  
竒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狐  
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  
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

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  
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  
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  
以滑和視龍猶蝦蟇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  
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  
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幾發於踵壺  
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  
管高于頂腸下迫頤兩髀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  
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  
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  
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生死之齊也見子求之行

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接之柱行不關之塗稟  
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  
足以挂心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  
利害千變萬紛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  
蛇解游於大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  
而况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  
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  
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  
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  
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  
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



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  
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  
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  
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  
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  
足羞也故通許由之義金勝豹韜廢矣延陵季氏不受  
吳國而頌間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  
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  
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  
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  
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鍾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

羞也藏詩書修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扣瓠之徒  
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  
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  
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  
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  
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子人河水飢而餐之渴而飲之  
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減也腹  
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飢與  
守其箒筆有其井一實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  
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  
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錯口而不以言委心而

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  
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  
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鑊重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  
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  
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蹠跣而  
諱通夕不寐當此之時會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  
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會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  
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  
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墻之立  
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爲墻乎水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  
不爲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

非通於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  
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  
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  
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昇拜肉凝而  
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  
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  
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  
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爲無益於情者  
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或縱體肆意而度制  
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  
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

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園坵使有野心  
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心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  
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遊學也然顏回夭死季路蒞  
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  
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  
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  
先王之道勝故肥推此志非能不貪富貴之位不便侈  
靡之樂直宜迫性閑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殫形性  
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  
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  
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

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夫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  
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  
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顛  
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  
而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  
以殘亡其國家捐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  
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  
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  
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  
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  
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

轡不行也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萋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汜論訓

古者有鑿而綆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褰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蜚蠊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綵麻索縷手經指

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復或作盛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禦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甌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耨鋤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爲鞞蹻而超千里肩負僭之勤也而作爲之掾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爲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禦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操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必

稱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暨周殷人用槨周人槨置嬰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集襲之所用者也

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心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心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心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我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世衰之造也儒自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

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迫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小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非負宸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心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

而二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鑄銜鑿策鑿而御悍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

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  
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  
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  
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  
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澹  
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  
毛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今之所以爲  
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  
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  
舜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  
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

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  
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  
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  
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聰獨見之明然後能  
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二代之禮不  
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  
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  
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  
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圍鑿也欲得適宜致固焉則難  
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  
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

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  
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  
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  
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  
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  
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  
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  
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伸之  
可直而晞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  
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

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  
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  
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  
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  
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  
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  
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  
剛毅者亡則矜於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  
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  
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焦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  
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



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湣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

戶竒肱脩股之民是非久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拊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芻橐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壘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

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上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鍾擊鳴鼓奏咸池揚于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出相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

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十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盛衰風先萌焉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期年而紂乃亡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或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

甲子之日也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  
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百乘之國無不  
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  
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  
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  
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  
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  
言去殷而遷于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  
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  
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  
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姜

里二君處疆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  
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  
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  
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  
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  
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  
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  
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  
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  
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  
謂能持滿矣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

上用也上言者節而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  
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  
信而溺死雖有直而孰能責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  
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  
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宿  
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  
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尪養由  
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  
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  
行昔蒼吾纒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

者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  
表時屈時伸思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  
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  
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  
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  
顏卑體奉帶運履至其溺也則粹其髮而極非敢驕侮  
以救其死也故溺則粹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  
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  
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  
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  
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

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  
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宣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  
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  
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此脩短之  
分也昔者長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  
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  
死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韞韞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  
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  
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  
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身  
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此皆達於治亂之機

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長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  
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  
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  
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究內之尋常而不塞使天下  
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強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  
賤無序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  
服屬吏俗一作儒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  
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  
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  
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  
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

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  
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  
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  
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  
而留意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  
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  
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  
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  
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  
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  
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

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

泰族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晁之夜以息之  
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  
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  
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  
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  
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  
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  
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蓬未轉而日在其前故  
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曠未集

而魚已噉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喏喏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後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

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長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班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或作毫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

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  
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  
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詩云神之聽  
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  
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  
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是朗正其道而物自  
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  
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  
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  
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

得其所安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  
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鱉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  
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  
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騰蛇雄鳴於上風鳴於  
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  
而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  
謬或作緇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  
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  
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  
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



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  
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  
乎岐周非今之所能招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  
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能責也  
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  
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  
賈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召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  
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  
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  
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

道故摠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  
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  
下非易民性也柎楯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  
細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  
也后稷耨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  
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二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  
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  
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斷金巧冶不能治鑠木金  
之勢不鑿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窰木而爲  
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今鷄  
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

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鍾鼓  
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哀麻哭踊之節故先王之  
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  
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  
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  
其喜朋友而教之以弟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  
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  
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於性而聖人之所以曲成  
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資不能遵道繭之  
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  
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

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主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  
不可使向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  
惡以禁奸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省約而化燿  
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懸而不用昔  
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  
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  
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苗俯  
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瘠高下之宜以立事  
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  
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  
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

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  
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  
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  
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  
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  
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  
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  
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  
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王  
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  
自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

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  
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  
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物作書也以  
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  
其衰也為奸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圓  
也以奉宗廟鮮橋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其  
衰也馳騁田獵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  
臯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  
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  
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  
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碎禮之失也責春秋

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  
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  
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棄變古易常也將以救則扶  
衰黜淫濼非以調大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  
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踈  
無親故能法天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  
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  
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  
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  
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

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  
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  
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  
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  
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  
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  
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  
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  
蓼菜成行甌甌有莛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  
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  
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盥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

養少而不可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剥狗燒豕調平  
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列俎樽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  
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  
俎而代之故張琴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  
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之詩而天下  
治周公看牖而不收於前鍾鼓不解而懸而四夷服秦  
政晝決獄而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  
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  
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  
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  
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

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嗥雄雞夜鳴庫兵動  
而戎馬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菑不  
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  
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  
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  
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  
以統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  
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  
也肥肌膚克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  
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  
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

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未  
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  
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  
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  
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  
而流雖有腐體流漸弗能汙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  
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  
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  
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壓息脉血知病之  
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  
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

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  
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  
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一作聖也  
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  
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  
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  
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而不敢加兵馬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  
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  
而去故守不待渠塹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  
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據伯

王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  
窺其戶闐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  
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  
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  
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  
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  
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弟言爲  
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  
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  
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  
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

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古  
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  
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  
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  
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  
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英俊豪傑  
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  
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  
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  
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  
弱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

廣文選卷五十九  
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  
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  
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  
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  
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  
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  
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  
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  
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  
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  
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

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  
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萬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  
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矣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  
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目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  
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  
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  
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  
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  
傍戟而戰主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  
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  
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豐鎬之地方不過



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  
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桡毀鼓偃五兵縱牛  
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  
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  
鐘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携  
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牽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背而  
爲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  
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  
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  
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  
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

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  
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  
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  
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今於  
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  
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  
持天下矣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  
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  
人之性非異也在所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  
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  
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

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  
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  
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  
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  
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  
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呂政不增其德而  
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  
不大比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  
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五  
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治塞  
中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

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  
者也子囊比而全楚比不可以為庸弦高誕而存鄭誕  
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  
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  
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  
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  
於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謳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  
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謠於易水之上聞者莫  
不矚目或作矚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  
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大羹  
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疏越一唱而三嘆可聽而

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  
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  
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  
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說  
撥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  
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可以一事備一物而  
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  
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  
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  
嶄巖之山所以寒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  
遂䟽儀狄而絕嗜或作旨酒所以遏沉湎之行也師延爲

平公鼓朝謔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  
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  
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巧詐藏於胷中則  
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  
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  
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  
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  
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  
媒而結言聘納而娶婦綏綽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  
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  
姦非不撥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

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  
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  
歲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  
或作者爲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  
鷄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  
行基或食兩而路窮或予蹄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爲行  
而知術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  
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  
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  
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自殘除而中  
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

知伯有五過人  
王建有三過人  
大於愛人知草  
力不免於亂

之材而不免於身死  
之巧而身虜於秦者  
大於知人二者不立  
也

司馬遷

忘乎宰制萬物  
觀二代損益乃  
出來尚矣人道  
不縛以刑罰故  
內而整齊萬民  
功目好五色爲少

役使群衆豈人力也  
知緣人情而制禮依  
經緯萬端規矩無所  
愆厚者位尊祿重者  
人體安駕乘爲之  
黼黻文章以表其

四諸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  
人情好珍善爲之  
八布裳朱絃洞越  
以君臣朝廷尊卑  
飲食嫁娶喪祭  
既灌而往者吾  
管仲之家兼備  
者謂之顯榮自  
麗而說入聞夫  
中庸以下漸漬於  
石於衛所居不  
心口甘五味爲之  
琢磨圭璧以通其  
八美玄酒所以防  
貴賤之序下及  
分事有宜適物  
不欲觀之矣周衰  
歸循法守正者  
夏門人之高第  
之道而樂二者  
失教被服於成  
仲尼沒後受業

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  
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米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  
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尤有四海叔孫通  
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  
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  
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飭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  
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  
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六國  
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  
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  
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

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  
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  
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  
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  
謂子孫何化隆者閔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  
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  
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  
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  
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  
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梁  
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苳所以養鼻也鍾鼓管絃所

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所以養體  
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  
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  
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苦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  
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  
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鞶彌龍所以養威  
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  
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  
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  
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  
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為安

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疆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鑕如蚤蠱輕利剽速卒如燂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莊躋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

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今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誣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臯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臯人不尤其上知臯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

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

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梁祭饗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幘也郊之麻纓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縣一鍾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反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



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  
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  
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  
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  
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曠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  
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  
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  
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  
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  
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  
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  
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  
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  
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  
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  
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  
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  
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  
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  
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歸葬於魯也

淑質

思治儒術之

思治儒術之... 淑質... 歸葬於魯也... 班固二首

廣文選卷第六十

律歷志

班固二首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  
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占法度章  
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  
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  
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徵  
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  
之最詳故刪其偽辭取正義著于篇一曰備數二曰和  
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  
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

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  
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筭命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  
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  
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  
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  
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  
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  
規園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  
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  
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  
其法存筭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  
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  
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五聲和八音諧  
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  
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  
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絳止也羽宇也物聚臧宇  
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  
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  
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  
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  
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

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大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

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族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道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

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楸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鍾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滅萬物而雜陽陽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鐘於太陰故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楸之於未今種剛

疆大故林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楸之於六合之內今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今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族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犧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統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

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魄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黃鐘

林鐘太族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由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萌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罨布於午昧萎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闋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赫於戊理紀於巳歛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王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

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  
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如法爲一寸則黃  
鐘之長也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其法  
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丈尺引也所以  
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  
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  
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  
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  
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  
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付也尺者隻也丈者張也引  
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寸於寸隻於尺張於丈信於引

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龠合升斗斛  
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  
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粟合龠  
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  
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飛馬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  
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  
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圓象規其  
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  
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  
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斗者聚升之  
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

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大倉大司農掌之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付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園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

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之象也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



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圓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書曰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群儒博謀講道脩明舊典同律審度量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歷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

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垂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成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乃以十月爲正色尚黑漢興方綱

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濶中最爲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大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而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問學私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

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於是廼詔御史曰廼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宦問以考星度未能讐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歛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廼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立舉終以定朔晦分至離茲望廼以前歷上元秦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巳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筭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廼選治

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閔與焉都分天部而閔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筭推如門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二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廼生平曰陽歷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群臣便廼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

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曆明宦者淳于陵渠覆  
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  
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爲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  
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  
爲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  
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  
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  
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  
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  
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  
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誹謗益甚竟以下吏故

歷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  
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  
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一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  
故述焉夫歷春秋者一時也列人事而日以天時傳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  
之則以定命也能者美之以福不能者貶以取禍故列  
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  
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  
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  
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

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部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亥十二年亦以建中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惟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

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呂日歲易兩儀之中也於

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  
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  
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  
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  
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  
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五  
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  
故著以爲數呂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  
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呂再劫兩之是  
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  
會交矣是呂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  
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  
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爲十九易窮  
則變故爲閏法參天元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  
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呂會數乘之則周於朔  
旦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鍾初九之數也經於  
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記啓閉也月所以紀分  
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  
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每端於始舉正  
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  
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諱此聖王之重閏也春秋曰舉正

於中文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  
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朔朔棄時正也何  
以爲民故魯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  
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  
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  
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  
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  
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  
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  
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  
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

于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二月商爲四月周爲  
五月其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  
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五行  
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  
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  
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  
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  
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  
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  
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  
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

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  
陰陽比類交錯相乘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  
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  
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  
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以陰  
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  
筭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  
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爲十三萬八  
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  
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二會  
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

千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  
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  
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奕旨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今博行  
於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弘奕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  
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棊  
爲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畧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其則  
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  
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爲  
仁由已危道或作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



不遇劣者有僥倖躡宰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析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口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棊破壘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畧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極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純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謙淨治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示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孟子題辭

漢趙岐 仰卿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

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  
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林人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  
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公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  
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公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  
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二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  
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  
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  
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異端並起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  
干時惑眾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  
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  
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

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濶於事終莫能聽納其  
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  
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  
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  
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  
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  
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  
字包羅天地揆序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  
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  
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  
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

不佞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  
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  
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  
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  
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  
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  
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  
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  
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

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  
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  
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  
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  
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  
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  
今諸解者往往據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  
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  
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溝  
屯離蹇詭性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

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温故知新雅  
德君子矜我劬瘁瞻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  
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  
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  
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緇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  
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  
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  
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  
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太玄攤

楊雄

玄者幽攤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擱

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攤錯陰陽而發氣一判  
一合天地備矣天日廻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  
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  
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靡園則杌梲方則齧  
柔虛則流體陰則凝形是故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  
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曆則編時律曆交道聖  
人以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  
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群貞以攤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  
之道辯矣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  
巡死生相掇萬物乃纏故玄聘聘或作聘取天下之合而連  
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占之以其觚曉天下之曠曠瑩天

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眡深其阜  
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  
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嘿  
而該之者玄也擲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  
鍵然後乃應況其否者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  
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曰疆其所不足而拂其所  
有餘則玄之道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  
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嘿  
則得其所者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  
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  
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較者聖也特與不時者命

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  
謂德也理生昆群無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  
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  
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  
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  
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乎情  
者必著乎偽離乎偽者必著乎情情偽相盪而君子小  
人之道較然見矣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  
之饒者取之罄者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規之者思  
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辯也成之者信也夫天宙然示  
人神矣夫地他然示人明矣天地真位神明通氣有一

有二有三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察  
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運諸泰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  
旋璣之統正玉衡之平圓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盛則  
又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夫天地設故貴賤  
序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  
折質文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善否著虛實盪故萬物  
纏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  
生寒信道致拙拙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  
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參  
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  
之緒與萬類相連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織也入葦廣

也包畛其道游冥而挹盈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  
始而終終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  
蒼蒼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  
俛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冬至及夜半以後  
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  
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  
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  
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  
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  
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

申鑒

苟悅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  
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  
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彊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  
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時亦惟荒圯湮茲洪  
軌儀鑒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  
惟帝茂止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群形仁義以經其事  
業是爲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也  
法者陰之符也教以先之法以繩之仁也者慈此者也  
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

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泣之哀樂  
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  
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  
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惟先喆王之政一  
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  
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  
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  
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  
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  
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  
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

表不能克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以善雖使尚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

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忒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微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其形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夫中人之論刑刑禮無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而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必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沮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當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



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之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不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

釋愁文

曹植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  
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  
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  
以至於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  
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  
加子乎荅曰愁之爲物惟惚惟

恍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  
寂寂長夜或群或黨去來無方亂其情爽其來也難避  
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寃毒於酸嘶加之以粉  
飾不澤飲之以煎肴不肥温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  
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  
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  
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  
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  
冠認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悴  
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  
無爲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

淳朴之方安于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  
與子遨遊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生與子具養神  
之撰或作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僻路以棲跡乘輕  
雲以翱翔於是精駭魂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  
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立碣表閭文

魏李興

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鞀而來思庶先哲之遺光登  
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  
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  
驟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寒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  
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實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

蓋嘉吾子之周行大

或作夫

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

固所以三分我九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  
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祗豈人之精何  
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  
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  
甃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  
臧文旣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  
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中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屨  
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于魯對民知耻河渭安  
堵匪皇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  
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隕其夕誰

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勲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  
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  
垂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  
公五世而反周想矍矍以髮髯異影響之有餘魂而有  
靈豈其識諸

頭責子羽文

張敏

太原溫長仁穎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  
陽鄒潤甫河南鄭冽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或作姊夫之  
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  
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為之慨然又恠諸賢身已既在  
位曾無伐木嬰鳴之聲又為或作適王貢彈冠之義故因

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刺六子頭責子  
羽曰吾託為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  
形我為子蒔髮膚置鼻耳安眉鬚捶牙齒眸子摘光雙  
權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僻易坐者踈蹠  
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  
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  
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仁賢耶當如臯陶后稷巫咸  
伊陟保乂王家未見封殖子欲為名高耶則當如許由  
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為遊說耶則  
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含辭從容子欲為  
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

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儂  
澗棲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効儒墨  
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爲處  
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對  
曰吾以大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耶則當如子  
胥屈平欲使吾爲信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爲介  
節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  
頭曰吾欲告余以養性誨余以優遊而與蟣蝨同性不  
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諭子  
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溫顛潁川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  
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誦此數子或寒吃無官或阨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驪驥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  
頭如巾壘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  
登天府豈若夫子徒令脣口腐爛手足露濡或居有事  
之世而耻爲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  
何異牢檻之熊深窞之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力雖  
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跎前蹙至老無所希也

昆弟誥

夏侯湛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瑄謨總瞻古人  
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或作威兄弟孔懷又  
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  
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

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  
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  
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  
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又厥世  
遂啓土宇以天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  
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  
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不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  
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  
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  
倫攸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  
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

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悲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  
厥禮乃不得成用不附于祖始惟乃用騁其末慕厥乃  
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橐以終于三載厥乃古  
訓無文或作我后不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  
使君侯惟伯后聰明叡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  
惟丞丞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  
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寔令  
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今跡是畏寔爾  
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  
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群子厥乃

我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迪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憑予其爲政最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宵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群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瑄

厥清粹平理謨茂哉雋哲寅亮總其弘肅  
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  
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  
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  
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  
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忌于  
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  
惟冲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  
柔惠且直廉而不剝肅而不厲厥其成  
母之訓庶明厲翼適可遠在茲瞻拜手  
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

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  
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  
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  
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瑄亦昌言瑄曰  
滋敬于已惟敬乃恃無忘有耻湛曰俞  
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  
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  
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  
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  
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訃德恭哉訓  
皆拜曰欽哉

訓諸生誥

晉虞溥 九源

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  
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  
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  
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  
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  
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  
修其質後事其色質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  
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  
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

又曰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  
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序序之訓比及三年  
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  
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  
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頤究竒使揚班韜筆仲  
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  
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  
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  
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

字勢

衛恒 一首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

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  
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  
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  
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  
臣而虧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芣蓂  
以垂穎山嶽差若我而連峴蟲豸以若動鳥似飛而未  
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  
正循檢矩折規定或方圓靡則因事制筆其曲如弓其  
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視若雨墜于天  
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  
蘇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



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  
籀篆蓋其子孫棘草乃其曾玄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  
之所宣

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編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  
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  
從宜靡有常制或空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  
或蜚蚤或作膝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  
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  
鍾簾設張庭燎飛煙斬蔽巖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  
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

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  
草篆之足美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  
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篆勢

蔡邕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  
巧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副身頽  
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蘊揚波振激鷹跂鳥震  
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  
似露緣絲垂凝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趣不  
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遊絡  
繹遷延迫而察之端澄不可得見指偽不可勝原研桑

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觀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  
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斌斌其可觀摛  
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圍嘉文德之弘懿舉大體而  
論旃

草書勢

崔瑗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  
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  
左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  
迫無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  
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  
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黝黝狀

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竒或凌邃惴慄若  
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蟬揭枝絕筆收勢餘縱糾結  
若杜伯捷毒綠蟻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  
隴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  
時從宜略率大較髮髯若斯

詩品 三篇

上

齊鍾嶸 仲偉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  
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曷矣夏  
歌曰鬱陶予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

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頽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敎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末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

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川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當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士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以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而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

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尚言寫物賦也如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以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六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戎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之心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唯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

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固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觀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賔實誠多未值至

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  
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  
在貴遊已爲稱首况八紘旣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  
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曾中諒非農  
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  
笑耳

中

一品之中畧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  
旣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爲  
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  
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旣是即日商

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農登陸首恙無故實明月照  
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頗延謝  
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田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  
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語須新事爾來作者寔以  
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孿補衲蠹文已甚但  
自然英古罕值其人詞旣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  
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克翰林疎  
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延人論文精而難曉摯虞  
文志詳而博贖頌曰知言觀世數不皆就諱文體而不  
顯優劣至於謝安集詩逢詩取張騫文士逢文即書  
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

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倚揆病利凡百  
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  
制方由變裁請寄知者爾

下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或作之體或作之銳精研田  
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  
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謂  
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  
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或作之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  
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或作之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  
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或作之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

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  
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  
眺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  
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或作駕故使文多拘  
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  
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  
腰鶴膝間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  
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或作平叔衣單安仁倦  
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或作石感亂景純詠仙  
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雜宴鮑照戍邊太冲詠史顏  
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

廣文選卷第六十  
榮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廣文選卷第六十

景慕於其辭密繁  
卿求以慰其然二寶  
備其融滄之月有始  
音隨而其實大精

